

21世纪年度散文选

2014

散文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21世纪年度散文选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4 散文/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5

(21世纪年度散文选)

ISBN 978-7-02-010818-3

I. ①2… II. ①人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47413 号

责任编辑 杜 丽

责任校对 杨益民

责任印制 张文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 
邮政编码 100705  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18 千字  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 
印 张 13.25 插页 2  
印 数 1—5000  
版 次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 
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818-3  
定 价 3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## 目 录

- 忆大山            习近平 / 1
- 人在帕米尔        南翔 / 6
- 千年如在觅诗魂    李元洛 / 14
- 望柳庄            王宗仁 / 18
- 游刃往事        岳建一 / 42
- 天上和人间        赵丽宏 / 52
- 词语带我回到喀什噶尔    帕蒂古丽 / 55
- 上林忆想        石一宁 / 64
- 天籁之声        隐于大山    铁凝 / 71
- 双湖初雪        康剑 / 80
- 小城纽约        刘琪鹏 / 86
- 寻常人物(二章)    赵钧海 / 101
- 相约格瓦拉        朱小平 / 119
- 花花菜            松龄 / 123
- 太鲁阁朝山行      (台湾)余光中 / 126
- 初雪·冬日阳光    周涛 / 131
- 蓝翅膀的游隼      铁穆尔 / 140
- 草原上的农民      冯秋子 / 146
- 凌汛
- 朝内大街166号    冯骥才 / 170
- “人文”大楼的故事    蒋子龙 / 191
- 单位            王必胜 / 198
- 果园记            苏宁 / 211
- 把心灯点亮        刘汉斌 / 257
- 贺兰山,北固楼      季栋梁 / 266

石头的时间感	吴梦	/	286
浪打沙湾寂寞回	王巨才	/	294
同是天涯沦落人(外二篇)	吴连增	/	301
风雅	刘梅花	/	314
族长	金学种	/	323
一棵青菜在长大	张丽萍	/	354
父亲	林纾英	/	362
德国琐记	黄梵	/	370
怒放的康巴诺尔	胡学文	/	383
遥远的葵花地	李娟	/	388
一个词的妖娆			
——云南记行	刘建东	/	399
丁太太——沈峻	陈四益	/	404
玛尔塔老太	方方	/	410

# 忆大山

习 近 平

贾大山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。他去世以后,在他的家乡正定,在他曾默默耕耘了二十多个春秋的当代文坛,引起了不小的震动。昔日的同事、朋友和所有认识他、了解他的善良的人们,无不在深切地怀念他,许多文学界的老朋友和他家乡的至交,怀着沉痛的心情,写下了一篇篇情真意切、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。一个虽然著名但并不算高产的作家,在身后能引起不同阶层人士如此强烈的反响,在文坛、在社会上能够得到如此丰厚的纪念文字,可见贾大山的人格和小说艺术是具有何等的魅力。

1982年早春,我要求离开中直机关到基层锻炼,被组织分配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。那时,贾大山还在县文化馆工作,虽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,但其《取经》已摘取了新时期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桂冠,正是一颗在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。原来我曾读过几篇大山的小说,常常被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、富有哲理的辨析、真实优美的描述和精巧独特的构思所折服。到正定工作后,更是经常听到人们关于贾大山的脾气、性格、学识、为人的议论,不由地让人生发出一种钦敬之情。特别是我们由初次相识到相熟相知以后,他那超常的记忆、广博的知识、幽默的谈吐、机敏的反应,还有那光明磊落、襟怀坦荡、真挚热情、善良正直的品格,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

我到正定后,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对象就是贾大山。

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,我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大山居住的小屋,相互问候之后,便开始了漫无边际的闲聊,文学艺术、戏曲电影、古今中外、社会人生,无所不及,无话不谈。虽然第一次

见面,但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,有说不完的话题,表不尽的情谊。临别时,他还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:“近平,虽说我们是初次见面,但神交已久啊!以后有工夫,多来我这儿坐坐。”他边说边往外送,我劝他留步,他像没听见似的。就这样边走边说,竟一直把我送到机关门口。

此后的几年里,我们的交往更加频繁了,有时他邀我到家里,有时我邀他到机关,促膝交谈,常常到午夜时分。记得有好几次,我们收住话锋时,已经是次日凌晨两三点钟了。每遇这种情况,不是他送我,就是我送他。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的休息,我们常常叠罗汉似的,一人先蹲下,另一人站上肩头,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。

1982年冬,在众人举荐和县领导反复动员劝说下,大山不太愿意地挑起了文化局长的重担。虽说他的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,可当起领导来却不含糊。上任伊始,他就下基层、访群众、查问题、定制度,几个月下来,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。在任期间,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、保护、维修、发掘、抢救,竭尽了自己的全力。常山影剧院、新华书店、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,隆兴寺大悲阁、天宁寺凌霄塔、开元寺钟楼、临济寺澄灵塔、广惠寺华塔、县文庙大成殿的修复,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。

作为一名作家,大山有着洞察社会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独特视角。他率真善良、恩怨分明、才华横溢、析理透澈。对人们反映强烈的一些社会问题,他往往有自己精辟独到、合情合理的意见和建议。因此,在与大山作为知己相处的同时,我还更多地把他这里作为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,把他作为我行政与为人的参谋和榜样。

大山是一位非党民主人士,但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、人民的命运割裂开。在我们党的政策出现某些失误和偏差,国家和人民遇到困难和灾害的时候;在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、发生局部动乱的时候,他的忧国忧民情绪就表现的更为强烈和独特。他利用与基层民众水乳交融的关系,充分调动

各种历史和文化知识,以诙谐幽默的语调,合情入理的分析,乐观豁达的情绪,去劝说人们、影响人们,主动地做一些疏导和化解矛盾的工作。同时,他更没忘记一名作家的良知和责任,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,尽情地歌颂真、善、美,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假、恶、丑,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,增强明辨是非、善恶、美丑的能力,更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,对生活充满信心,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。

我在正定期间,不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,得到大山很多的支持和帮助,我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。记得1985年5月我即将调离正定去南方工作的那个晚上,我们相约相聚,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,临分手时,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,依依别情,难以言状。

我到南方以后,曾经给大山去过几封信,只是大山甘于恬淡寂寞,不喜热闹,未有及时回应。以后我也因工作较忙,很少给他写信了,只是偶尔通个电话,送上衷心的问候和祝愿。我还曾多次让人捎信儿,希望他在方便的时候,到我工作的地方去走一走,看一看,可他总是说我担子重、工作忙,不愿给我添麻烦。虽然接触联系少了,但我们之间的友情并未随日月流逝而淡漠,他常向与我联系较多的同志探询,密切关注着我的工作情况和动向,我也经常向到南方出差的正定的同志询问他的身体、工作和创作状况。每次见到正定的同志,我都请他们给他带去一些薄礼。每年春节前夕,我总要给他寄上一张贺卡,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和美好的祝愿。

1991年春节,在离开正定六年之后,我受正定县委之邀,又一次回到了我曾经工作和生活了三年多的第二故乡——正定。我抽时间专程到家里看望大山。那时他已主动辞去了文化局长职务,到县政协任专职副主席了。他依然那样豁达乐观、诙谐幽默,依然那样身板硬朗、精神矍铄,并依然在担任领导职务的同时坚持着他的小说创作。那年,他还不到50岁,正当精力充沛、创作欲望非常强烈的黄金时期。他告诉我,什么小说在哪个杂志发表了,什么小说被哪几家刊物转载了,正在构思或写着什



么,显得非常兴奋。那次相见,由于时间关系,我们没能长谈,便依依惜别了。

1995年深秋,我从一个朋友口中得知大山患病并已做了手术,尽管说手术相当成功,还是给关心他的人们心头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。我不时打听着他是否康复的消息,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:他的病情不见好转,却一天比一天更瘦了。后来,听说他到省四院做了食道扩张治疗,能吃进一些流食了。再后来,听说又不行了,正在北京协和医院做诊断检查。刚好,我那几天正在北京开会,便抽空到医院去看望他。见到他时,眼中的大山早已不是昔日大山的模样,只见他面色憔悴,形体枯槁,蜷缩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,只有那两只深深凹陷进去的眼球,还依然闪耀着流动的亮光。他看到我进来,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,紧紧握住我的双手,激动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。稍微平静些后,他就给我述说病情的经过。我坐在他的床头,不时说上几句安慰的话,尽管这种语言已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无力。那次见面,我们两人都显得非常激动,因为我知道,恶魔般的细胞,此时已在大山的肝脏、胰脏和腹腔大面积扩散。我不忍心让他在病疼之中再过于激动,为了他能得以适度的平静和休息,我只好起身与他挥泪告别。临走,我告诉他,抽时间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。

1997年2月9日,是农历的正月初三,我又一次回到正定,再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去看望大山。这时的大山,身体的能量几近耗尽,他的面色更加憔悴,形体愈显瘦小,声音嘶哑,眼光浑浊,话语已经不很连贯,说几句就要歇一歇。此时我心中已有一种预感——恐怕大山的驾鹤西去为期不远了。至此,一股悲怆的情绪油然而生,我不由自主地紧紧握住大山的手,泪水溢满了眼眶。这时的大山,却显得非常平静,倒是先安慰起我来。我提出再和他照张合影,他笑着说:“我已瘦成这样,不像个人样儿了,叫人看见怪吓人的呀!”他虽是这样说,可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。这张照片,成了我和大山,也是大山和别人最后的一张合影。

2月21日,在我刚刚离开正定才十来天,突然接到电话告知——著名作家贾大山于1997年2月20日晚因病去世,享年54岁。

噩耗传来,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。大山的逝世,使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、好兄长。我多么想亲自去为他送行,再看他最后一眼哪!无奈远隔千里,不能前往,也只能托人代送花圈,以示沉痛悼念了。

大山走了,他走得是那样匆忙,走得是那样悄无声息,但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愫,清正廉洁、勤政敬业的作风,襟怀坦荡、真挚善良的品格,刚正不阿、疾恶如仇的精神,都将与他不朽的作品一样,长留人间。

(此文发表于《当代人》杂志1998年第7期)

(原载《光明日报》2014年1月13日,  
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《中华文学选刊》2014年3月号)

# 人在帕米尔

南翔

## 高原与人

以当下国内密如蛛网的空中交通,深圳飞往全国任何一个省及自治区下辖的重要城市,似乎都方便,去喀什,却未必。三年前,中央将新疆喀什行署下辖的一市一县——喀什市(县级)和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(塔什库尔干,维吾尔语,石头城堡之意,该县简称塔县),划为深圳对口援建,深圳遂成为19个援疆省市(直辖市)中唯一的副省级城市。从深圳飞往喀什有两个选择,要么从深圳飞喀什,须得从乌鲁木齐转机,那就要留够中转时间;要么从广州直飞喀什,却也要在乌鲁木齐经停。一番踟蹰,我跟同行选择了经停一路。南航CZ6886起飞时间早至8点20,从深圳赶往广州白云机场就得4时许起床,5时左右出发,到达喀什已经是下午4点半了,加上赶路及经停时间(乌鲁木齐飞喀什,还得一个半小时),前后需要12个小时。犹记得,几年前去喀什触目所见的一句标语: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,不到南疆不知新疆之美。

到了喀什,次日去帕米尔高原(帕米尔,塔吉克语,“世界屋脊”之意)上的塔县,尚有三百多公里,驱车还得四五个小时。从东南一隅到西北偏陬,领略了那种空陆辗转、跨山过湖的距离,似乎还可以加上一句:不到塔什库尔干,不知路途迢遥。尤让人慨叹的是,当今时代,天堑变通途,人们尚且觉得行旅不易;以古人的衣食住行,凡事皆艰涩窘迫,却又有那么多坚韧的智者

抵达过这块“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地方”——遥想玄奘取经东归古道上，单调而绵长的驼铃；班超出使西域都护，历三朝王室而未归的萧然白发；古丝绸之路的隘口羯盘陀国驿站的温馨。古人的日作与夜思、跋涉与坚守、祷念与企盼，是跟我们庶几近之，还是相距万里？

抵达平均海拔4千米以上、空气稀薄的塔县，方知塔吉克族的异秉——欧罗巴人种，中国唯一的土著白种人，塔吉克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帕米尔语支，宗教信仰为伊斯兰教的伊斯玛仪教派。还需一说的是，或因古代塔什库尔干扼东西方之要冲，不少旅行家不惜尘满面、鬓如霜地到此盘桓：法显、慧生、马可·波罗、斯坦因；各种文化到此交融：古希腊文化、伊朗文化、阿拉伯文化、印度文化以及中原文化；多种宗教先后由此传入：袄教、摩尼教、佛教、伊斯兰教，当然也包括隶属什叶派的伊斯玛仪教派；诸种语言到此交错使用：印欧语系中的塞语、粟特语、吐火罗语、梵语，阿尔泰语系中的古突厥语、蒙古语、维吾尔语、柯尔克孜语，汉藏语系中国的羌语、吐蕃语、汉语……

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表现帕米尔高原壮美风光的电影《冰山上的来客》，呈现塔吉克音乐素材的小提琴独奏曲《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》，至今为人传诵。塔县两万五千平方公里，比深圳大十多倍，人口却不及我之所居福田区益田村社区的总括4万——全县3万多人，地广人稀可见，其中塔吉克族占了百分之八九十。在塔县十来天，马不停蹄地行走，日以继夜地访谈，感受深刻之处很多，一是雪山冰川的雄奇。我们一行，有的去过欧美、澳新访学，有的去过尼泊尔以及西藏等地写生，高山大川见过不少，却都是第一次来到雪山环绕的塔县，又全都为帕米尔高原的大美折服、撼动。时维春末，夏日迫近，拱卫县城的喀喇昆仑山与昆仑山脉，逶迤铺陈，一派白雪皑皑。且不说，南有海拔8611米的世界第二高峰——乔戈里峰，北有海拔7546米的“冰山之父”慕士塔格峰。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（简称“前指”）的总指挥朱廷峰，还有一个业余兼职——深圳市第二任户外登山协会会长，曾几次率众登上慕士塔格峰，

他在深圳高级中学就读的女儿16岁就登上此峰，成为迄今为止登上此峰最小的一位。乔、慕南北两大主峰，成为世界各地登山爱好者的仰慕垂涎之地，烘托了塔什库尔干遗世独立一般的高洁。驱车进山，翻越达坂（达坂，维吾尔语，山口或盘山公路），则无论走中国—阿富汗通道的瓦罕走廊，去中国—巴基斯坦交界处的红其拉甫口岸，都是雪花飘飘，冬衣未脱。下乡的大半行程，仰目所及，公路两旁多铁锈色的山岭，裹藏着金属一般的神秘与厚重；稍后则是刀背一般光滑而坚硬的雪峰，格铮铮的，一棱皓白，一棱幽蓝；再一棱皓白，再一棱幽蓝，一棱一棱地连绵远去。是国画家笔下的斧披皴，水墨苍劲；是油画家亚麻布上的刀砌法，气势雄浑。就这样一排一排，一列一列地如同仪仗队，齐整，肃穆，大气，沉响；轰然充塞于天地之间，却又幽然坐落在万丈深渊之上。一似赴敌之兵，衔枚疾走；又如老僧入定，暮鼓晨钟。它是亘古万荒的无欲无求？还是森罗万象的天人合一？抑或是引而不发的大音希声？

转眼间，瞥见同行中一个神情专注的摄影师，眼泪悄然从眉梢滚落，恰好被骤起的风沙与四季的雪光一体掩映。

世代居住在形同蛮荒之高原的塔吉克人，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，能歌善舞。只不过他们的鹰舞径直反映了这个鼻梁高、眼窝深，眼眸碧蓝或深褐色民族的胸襟与渴望——塔吉克族鹰舞入选了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——鹰是帕米尔高原常见的飞禽，既表征了善良和吉祥，亦寓意了豪爽与勇敢，还传达了恩爱与忠诚。试想，一年四季在大山里劳作的牧民，对湛蓝天空自由翱翔的雄鹰，该有怎样的欣赏！匹配鹰舞表演的，则是用鹰之翅骨制成的三孔鹰笛。目前，塔吉克族入选国家非遗已达6项，入选自治区非遗已达8项。一个赖游牧为生的高原民族，在漫长的几乎与世隔绝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之中，用自己的歌舞、引水节和播种节、马球、婚俗、服饰以及民族图案等等，辉煌与拓展了中华文化的文艺、体育与民俗版图。

入夜，盘腿围坐在塔吉克农家，一边看鹰舞翩跹，听鹰笛悠扬，一边咀嚼馕饼，啜饮奶茶，不由担心，随着商业社会的无孔不

人,传播媒介的无远弗届,半封闭社会遗存下来的塔吉克风情,还能维系多久?可是,无论是文保所长地力萨地克,还是1977年高考恢复首届上新疆大学的艾布力·艾山汗给我们的回答,都是两个字:不会。

他们给出的理由也高度一致:塔吉克人,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爱得太深了。

## 山路与人

很小就知道共工怒触不周山的故事,遥远却惊恐。

帕米尔就是古称或曰传说中的不周山。最早见于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:“西北之外,大荒之隅,有山而不合,名曰不周。”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有如此描述:“昔共工与颛顼争为帝,怒而触不周之山,天柱折,地维绝。天倾西北,故日月星辰移焉;地不满东南,故水潦尘埃归焉。”

到了汉朝,帕米尔有了一个十分诗意的称谓:葱岭。相关的解释有二:山多野葱;山崖葱翠。迄今从喀什出发,沿314国道驶往塔县,或进入塔县之后,再上山下乡,目力所及,很难得出二者必居其一的结论。放眼望去,要么白雪如盖,要么荒岭裸露。这些年,得人力财力物力辛勤浇灌,314国道已然平整拓宽了许多,却也还见粗心驾驶遗留的后果——汽车翻下河沟的残骸,打捞上来,置放路边,作为比路牌更为惊心的警示!

驱车从塔县去马尔洋乡的路途,就是在雪山上逶迤盘旋,一边是白雪峭壁,一边是万丈深渊。没有超常的驾驶魄力与技巧,断然不敢去掌握那只越野车的方向盘。汽车爬到风雪迷眼的达坂,路边戳着一张生锈的铁牌,铁牌上书写着:“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”。几天山路行走,我们看到过天上飞的老鹰、乌鸦、岩鸽,地上走的只看到几只旱獭。据资料,很多高原特有的动物,塔县都有:雪豹、棕熊、盘羊、藏羚羊、狼、狐狸、野驴、雪兔、雪鸡……如果说,翻山越岭对于飞禽走兽而言,并非难事,对于旅行者来说,这么险峻的道路,这么高耸的山岭,仍有人烟,

简直有些难以揣度。汽车在几乎寸草难生的山顶往下驶去,看见漠漠一片赭色的山腰上,一团一团的黑点点几乎凝固,仔细辨认,可知那是牧民们的牦牛在觅食,不能不叹惋生命的顽强。令人挥之不去的想法是:从什么时候,因了何种机缘,借助了哪样工具,先民们得以迁徙并藏身于这样蛮荒的大山皱褶之处?

马尔洋是塔吉克语“彩云沟”之意。称谓上诗意笼罩的乡政府毫无诗意可言,蜷缩在山沟里,一坪巴掌大的属地。不通电,电信信号也很不稳定,难以吃上蔬菜。尤其冬春,常遇风雪封山,那就得派车运输粮食等给养到达坂,再人力背负。祖籍河南鄢陵的丁发根,2009年3月从县公安局户籍科调往马尔洋派出所任所长,是一个光杆司令——既是所长,也是唯一的警员;一年以后,才有三位警员陆续到任,一起上班,轮流做饭。在乡里工作,巧妇难为无米之炊,加之经常下村,丁发根饱一顿饿一顿,胃、肠、胆、尿道都出了问题。最长一段时间的便秘,腹胀如鼓,脸色蜡黄,县医院无法措手;送到喀什急救,出院之时,保住了性命,少了一截肠子。深圳派去塔县代职的县委副书记周兆翔对我们说,你们这会儿来路况已经好多了!距马尔洋50公里的皮勒村曾经30多年没有进去过县里的干部,半年前通了公路,通路之前,他们带了一些慰问品随驼队进出,涉激流、攀悬崖,步行几天才抵达,几乎称得上出生入死,有的病累者,最后不得不绑在骆驼背上,随队颠簸前行。

在塔县,习惯称少数民族为“民族同志”,一般说来,民族同志的普通话听起来有点儿费劲,他们都会维吾尔语,也会塔吉克语,尽管,后者有语言没文字。胡玛儿是一位纯正的塔吉克姑娘,她的普通话好得堪比播音员。也难怪,胡玛儿曾经在河北艺校读书三年,后来又考上了西南民族大学的舞蹈专业;天不佑人,一次练功不慎腰椎受伤,从此挥泪告别了心爱的舞台、专业与学校,回到县城文工团当了一名汉语主持。一个月800元收入的临聘毕竟不是出路,一咬牙2013年报考了300公里之外的大同乡教师岗。这条山路不仅曲折漫长,而且经常有泥石流,塌方;即使阳光灿烂,也得驱车八九个小时以上——她受过伤的腰

吃得消吗？更费踌躇的，县乡之间没有交通车，每一次来去，都得到处打电话找便车。我问胡玛儿，在山乡教书，白天还好，夜里没有电视、网络，甚至没有电，对于一个曾经在大城市生活过几年的漂亮姑娘来说，如何度过？她长长的睫毛下一对又大又圆的灰褐色眼眸，闪烁一丝儿羞涩，回答说，她教着好几个班的课，夜里就着烛光或手电改作业；周末要么去老乡家串串门，要么，就在学校教学生学学汉语，跳跳舞。

同行的画家们原本在画牧民家前的人、树、房屋与牛羊，一见胡玛儿，眼前一亮，皆成扇面围过来，迅捷地打开了速写本。一个画家嘟囔道，这么美丽的塔吉克姑娘，不多画几张，太可惜了。

## 乡村与人

塔县与巴基斯坦、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三个国家为邻接壤，边境线是一个吉祥数字——888.8公里。漫长的边境线以及八九十条通往境外的山间小路，一体驻军不大现实，十几个乡镇散漫居住的农牧民们，便同时担任了卫国戍边的任务。从县里到乡镇，有一个内地没有的机构——人民边防委员会，负责协调军、警、民兵、老百姓与边防的关系。提孜那甫乡的党委书记王彦杰就是挂了很多头衔的乡官，1979年出生的他，业绩突出，能说会道，常常代表先进到地区去开会，他说自己喜欢“放炮”。讲到自己脚下的土地，他总是爱恨交加。爱的是乡民的淳朴，山川的壮丽；恨的是空气的稀薄，乡民的不富。王彦杰祖籍甘肃，在新疆从军4年之后转业，到塔县工作四五年了。他带我们钻进挨近乡政府的大棚，里面是一片绿茵茵的雪菊苗子。到了新疆才知道，高原雪菊的价格比平原雪菊贵得多，市场标价6千元一公斤还缺货。再钻进一个大棚，是玛卡苗子。玛卡(MACA)原产南美，据说生长在秘鲁安第斯山区海拔4000米以上，典型的高原植物，一直被印加人看作是安第斯山神赐的礼物。当时印加人除了把玛卡当成果腹的食物，还意外发现玛卡可以增加



体力、耐力以及抵抗疲劳,同时又可以增强人类及动物的性力及生育。还据说,印加人就靠着玛卡补充能量,军队个个体格强壮,由此建立了空前绝后的印加大帝国。

王彦杰告诉我们,现在国内主产玛卡的地方,一个是丽江,一个就是塔县,就高原地理物候而言,塔县显然有优势。此前提孜那甫生产的玛卡,统统卖给了喀什等地的酒厂,种植农户没有得到附加值;现在他不干了,已经洽谈了两三家酒厂,就地加工,一体分利。后来我们下山到盖孜边检站附近的一个旅游专卖店,见不知哪儿采购来的玛卡干品,卖到8元多一克,一公斤就是8000多元!王彦杰不仅带领世代以畜牧为业的塔吉克人,种了雪菊、玛卡这一类光卖干品就利润可观的经济作物,还养了雪鸡、雪鲑(冷水鱼)——皆是价格不菲。后来,他带我们到河滩边的沙地,一溜儿铁丝网围着防止牛羊进去。他指着里面一大片深绿色的苗子考我们,见我们答不出来,他大笑道,这是俄罗斯引进的大粒沙棘。沙棘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果实,加工成颗粒、饮料等都行,可收止咳祛痰,消食化滞,活血散瘀之功。他指着河滩上大片大片灰扑扑的土生沙棘林子说,那些野生沙棘可以防风固沙,做风景,但是酸涩不能吃。

王彦杰感叹道,在这里工作,氧气是吃不饱;但是,我没有理由不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

从提孜那甫乡出来,回到石头城宾馆,我见到了一直想见的班迪尔乡派出所的所长宁杰。他读小学三年级的儿子宁清涛放学之后没人带,挟着作业一道来了。想见宁杰的原因有三,一是他在吃绿色蔬菜难的乡下,建了几个蔬菜大棚,不仅自给有余,还带动了周边塔吉克族乡民学会种菜。上头来了干部考察,拔了地里的萝卜,揪了藤上的黄瓜,便啃,说城里太难吃到这么鲜嫩的蔬菜了;二是他的乡镇派出所2012年出了一个全疆唯一的“全国最美警察”——那迪尔伯克·那瓦孜伯克;三是他在塔县第一个与塔吉克族姑娘通婚。尤其是第三点,我们不禁好奇,因为塔吉克族十分担心自己的文化、宗教与习俗会被改变,跟异族通婚曾是大忌。在这个意义上,宁杰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八